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情天练狱

行刺天下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行刺天下系列

情天煉獄

(中)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一章	夜店阴风	(347)
第十二章	梦幻绛宫	(376)
第十三章	太岁瘟神	(415)
第十四章	琴音退敌	(450)
第十五章	心园遭劫	(484)
第十六章	设美人局	(511)
第十七章	红粉人质	(521)
第十八章	闯寨借冑	(555)
第十九章	不归炼狱	(589)
第二十章	无盐魔女	(624)
第二十一章	猛此出柙	(661)

第十一章 夜店阴风

柏青山正准备夜探白云崇梵寺，尚未动身，但发觉窗外风声有异。他警觉地升上屋梁藏身，以为有人前来行刺。刚躲好，窗门自开。

灯火变色，变成了幽暗青绿色的鬼火。

白敢入室，微风飒然，鬼火跳动，令人毛骨悚然。

小白气旋动，片刻间便涨大百倍，逐渐形成鬼物的形态。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白无常。

梁上藏身的柏青山心中一冷，只用微闭的一个眼睛，冷眼旁观下面的变化。据说邪不胜正，心正的人看不见鬼魅，眼神可令鬼魅自毁，因此他只用一只微闭的左眼向下细瞧，以免将鬼魅吓跑。

白无常虚空飘浮，向前一跳，哭丧棒一挑蚊帐，发出一声鬼啸。

帐中一无动静，被中的假人毫无异状。

白无常等得不耐烦，拘魂猛地向床中击下。接着阴风乍起，白无常飘然出了窗口，在窗口变顺一团小白气，冉冉消失在夜空中。

窗门自闭，灯火复明。

柏青山一跃而下，自语道：“妖道已探出我的住处，派鬼物来吓我。”

他欣帐向床上瞧，衾被与里面的枕头，竟然腥臭扑鼻，有一

滩灰蓝色的渍痕。

“妖道邪法高明，不仅是以鬼物吓人，而是可用鬼物伤人。”

他重新升上屋梁静候变化，床上他放了一张木桌。

三更的更鼓声传到，鬼物果然去而复来。

这次窗门不开，先是灯火的火焰跳动。变成青色的火焰，与先前一般怕人。

“妖道又来了。”他想。

绿气透窗缝而入，像一条绿色的火焰，长有三尺，人窗便变成一把钢刀，直向床上飞去，穿帐而进，帐立即出现一个碗大的破洞。

“克勒……”钢刀削掉了一条桌腿，在帐内绕飞，折木声清脆。

刚刀连绕九匝，木桌成了一堆碎木，衾被稀烂。

柏青山虎目怒睁，闪电似的发出辟邪剑，向下飞掷。“叮”一声怪响，辟邪剑击中了钢刀。

灯火重明，鬼气全消。

他飘身而下，一把便抓住被辟邪剑压住的一柄六寸长，似铁非铁似木非木的小刀，冷笑道：“老道，你在自掘坟墓。”

蓦地小刀在他手中扭动挣扎，似要挣脱而飞，像是活的。

他咬破舌尖，喷出两星血珠沾在小刀上，小刀立即停止挣扎。他手疾眼快，一把便撕下了刀上的一张贴在刀身上的小灵符，纳入怀中冷笑道：“你跑不掉的，妖道。”

“他将小刀绑在辟邪剑的剑把上，然后熄了灯火，跳窗走了。”

光绿坊是城中最大的一坊，南首便是东大街，这一带皆是住宅区，环境相当幽静，附近亭院甚多，但楼房出色的甚少。白云崇梵寺的天心阁与梵音堂，是附近最出色的建筑，只要登高一望便可一览无遗了然于胸。往北，便是黄华山的山麓，街道延伸至山腰，向上走须经过不少石级。

他不用飞檐走壁的轻功从屋顶走，而是沿街道隐起身形逐段而行，避过巡更的更夫与巡夜的丁勇疾趋白云崇梵寺。

刚折入至白云崇梵寺的街口，左面屋檐下突然射出一条黑影，以奇快的身法一闪即至，疾冲而来。

他倏然止步，左掌徐徐伸出，蓄劲待发。

黑影在他身前八尺处突然止步，袍袂飘飘，黑夜中，亦可看出是一个中年和尚，拦住了去路不言不动，用阴森森的目光冷然注视着他。

他心中有数，猛然以龙腾九霄身法上升，腿不弹肩不晃，突然冲霄扶摇直上，迅捷无伦地升上了街右的瓦面。

和尚也快，大鹏展翅跟踪跃登，表现得十分出色。

“好，咱们较量较量。”他想，立即飘身而下美妙地以“飞花落絮”身法着地。

和尚这次差了半分，在半空中略一停顿，在风声呼呼中，后发同降。刚一沾地，柏青山如劲矢离弦，又上了瓦面。

“施主留步。”和尚在下面叫。

“要不要再较量陆地飞腾术？”他站在瓦面问。

“不必了，贫僧承认施主轻功高明三两分。”

“阁下也不弱。”

“施主请下来说话。”

“上来谈更方便些。”

和尚一跃而上，沉声问：“施主是到白云崇梵寺探消息的？”

“不错。”

“施主贵姓大名？”

“山东柏青山，你呢？”

“贫僧道生。施主要到寺中探何消息？”

“看贵寺那群客人是何来路。”

“施主知道所冒的风险有多大么？”

“不知道。”

“白云崇梵寺的方丈，号称东南第一僧，来自普陀落珈山。”

“哦！是不是年号称伏魔尊者的竺法兰大师？”

“正是他。”

“怪！他为何招纳亡命在寺中鬼混？”

“那些人中，有一位独角蛟童贤，竺兰大师早年曾经受过姓童的救命之恩，因此借此……”

“借此酬恩，不惜包庇凶手？”他沉声接口。

“施主必须体谅方丈的困难。”

“哼！竺法兰未免不明大义。”

“那也是不得已的事。”

柏青山举步便走，飘落街心。

道生和尚也一跃而下，拦住去路道：“施主仍要前往？”

“不错，大师是不是想阻拦？”

“施主想到后果么？”

“想到了。”

“施主要与东南第一僧为敌？”

柏青山哼了一声，一字一吐地道：“在下立身行事，只问是非，理之所在，不怕任何人威迫利诱，任何人也休想阻挠在下的行事。东南第一僧的名号，吓不倒我姓柏的。大师可以返寺告知竺法兰方丈，这种以别人的鲜血作为酬恩的代价，不是佛门高僧所应为，他必须及早纠正这件错误的事。大师如果想阻拦，尽管出手便是。”

他沉声说完，举步向前闯。

道生和尚退了两步，大声道：“施主，不要迫贫僧动手。”

柏青山冷笑一声，说道：“除非你能将在下击毙，不然阻不了在下。”

“施主……”

“即使贵方丈能击毙在下，他这辈子休想心安，成佛无望，还得下阿鼻地狱。”

“施主……”

“目下已死了不少人，贵方丈不知作何感想？贵方丈为了个人的恩怨，而令别人肝脑涂地，他为何不脱下袈裟，何必混在佛门弟子中造孽？”

道生不住向后退，不知如何是好。正感难以下台，小巷中突然闪出四名僧侣，其中一人沉喝道：“道生法兄退！”

道生长叹一声，向侧退走。

柏青山一步步向四僧接近，冷笑道：“你们大概想出手拦截，让路。”

先前发话的和尚举手一挥令三僧后退，立下门户道：“阿弥陀佛！施主请转。”

柏青山以一声冷哼作为答复，大踏步而进。

两丈、丈五，八尺了……和尚一声冷叱，进步一掌吐出。

柏青山横挪半步，一掌斜引。罡风被他引得向侧一掠而过，令他感到掌风迫体，护体真气一阵波动，衣袂猎猎有声。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已试出对方的修为，掌力之浑厚是他生平所仅见，不由心中一凛。

“你练的是大摔碑手。”他沉声说。

和尚一怔，一掌无功，知道遇上行家，一面功行双掌，一面说：“施主好高明的引力术，再接贫僧一掌。”

声落，翻掌便拍，掌不徐不疾地划出一道优美的半弧，没有掌风发出，暗劲山涌。

柏青山的掌也从容吐出，排气而进。相距尺余，劲流迸发。

双掌终于接触，“嘭”一声掌心接实，罡风四射，人影乍分。

和尚踉跄了五六步，脚下的大青石板似有踩裂的声音传出。

柏青山只退了半步，冷笑道：“乾元一气掌，你竟练了玄门心法，那么，你不是和尚。”

和尚呼吸一阵紧，悚然地叫道：“你……你练的是六合潜能。”

“所以在下知道你练的玄门绝学。”

“这……”

“那么，你也是隐身寺中的客人之一了，竟然穿了僧袍伪装僧侣，是不是竺法兰允许你们混迹佛门的？”

“废话少说……”

“你非说不可。”他厉声说，开始迫进。

和尚举手一挥，向三同伴叫道：“联手，永除后患。”

柏青山突然一声低叱，闪电似的冲进，出其不意先下手为强，在对方尚来不及联手的前一刹那，突然放手抢攻。

和尚大骇，退已无及，大喝一声，推出掌双手齐出反击接招。

高手拼命，一接触胜负立判，除非有一方退让，不然硬碰硬非死即伤，双方皆了解对方的所学，如不全力施展有死无生。

柏青山怎肯与对方拼命？在双掌行将接触的生死关头，大挪移向侧扭身用上引力术，借力闪进右掌发如电闪，功行全掌，六合潜能发似山洪，一掌接在和尚的左后肩上，真力倏吐。

一瞬间，另两僧到了，双剑俱至。

同一瞬间，中掌的和尚扭身冲出，“嘭”一声撞到一名同伴身上，两人同时倒地，滚出丈外“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叫道：“快……撤……”声落，暮尔昏厥。

同伴狼狈地爬起，挟起昏厥的和尚，往小巷中一钻，溜之大吉。

也就在同时，“铮铮”两声剑鸣，两名出剑抢救同伴的和尚，剑被辟邪剑击断，大骇而退。

柏青山追逐右面的人。大喝道：“谁也别想走……”

右面一块招牌顶端，突然飞下三道黑虹，迎头罩落，急如星火。

“叮叮叮！”暴响连珠，火星四溅，三颗卵大的铁胆在辟邪剑一击之下，在剑尖前炸裂成碎片。

柏青山失去了追逐的机会，正想以牙还牙以剑掷射藏身在招牌上的人，街左的暗影中，已掠来一个黑影，叫道：“无量寿佛！施主请留步。”

他火速转身向敌，冷笑道：“走了和尚，来了老道，在下相信你必定走不了，一切惟你是问了。”

黑夜中看不见面貌，但可看出身影形态，来人确是个老道，而且留了灰髯，年岁不小了。老道稽首一礼，朗声道：“施主，贫道是来向施主求情的人。”

“求情？别开玩笑，求什么情？”他冷笑着问。

“施主……”

“要在下饶了这些拦截的人？”

“不，贫道与他们无关。”

“你是……”

“贫道紫极。”

“我不认识你。”

“紫虚是贫道的师兄……”

“好，你也算上。怪！刚才你为何不乘机施用妖术？”

“贫道不会邪术？”

“怪！你不是白莲会的妖人？”

“家师兄本是清修玄门弟子，只因为误入歧途，交友不慎，误投白莲会。”

“你的意思是……”

“今晚家师兄施术惊扰施主，劳而无功，最后……”

“最后他用本命元神，作孤注一掷。”

“他不知自量……”

“因此死有余辜。”

“家师兄并不是穷凶极恶的人……”

“但他已满手血腥。”

“贫道知道他并非罪大恶极，因此斗胆请施主高抬贵手，放

回他的本命元神，贫道必定带他远走……”

“不行，太晚了，他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以赎他的罪。”

“施主……”

“再见……”声未落，他已跃登瓦面，去势如电射星飞。

紫极急起直追，在后面大叫道：“施主请高抬贵手，贫道愿与施主谈交易。”

他在一处屋脊倏然止步，厉声道：“老道，你听清了，我这儿人不喜谈交易。你所说的交易，是不是指用别人的性命，来买妖道的生死？”

“贫道绝不用别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快乐。”

“那你打算如何交易？”

“贫道愿以一瓶治百病的九还丹，与一瓶保命辟毒的玉露灵芝散，交换敝师兄的性命。”

“在下不信玄门弟子的炼丹术。”

“贫道的药，保证可以起死回生。施主如果存心济世，百颗金丹至少可救活三十条命，贫道以至诚祝施主成此功德。”

“你将令师兄带至何处？如何管束他？”

“贫道要将他带回小有凌虚之天，交给家师母严加管束。”

“话说在前面，在下有三件交换的条件。”

“只要贫道能办得到，将尽力而为，请说施主的条件……”

“其一，在下需要一种拔毒圣药，该种毒可能是从海中一种毒鱼体内提炼而成，中毒的人可能三年两载而不致命，时发昏眩，病发时如脑消之症。”

“这个……贫道恐怕无能为力，因贫道对毒物所知有限。至于各种剧毒，贫道反而有所涉猎，如鸩毒，牵机，鹤顶红等等，入口气绝，见血封喉，虽无法抢救，但仍可先期预防，玉露灵芝散便有预防之效，至于慢性毒药，非贫道之长，须经漫长时日，或可找出病源。”

“在下并不想强人所难……”

“施主何不去找灰衣使者？使者一生沉浸于毒物数十寒暑，极

为渊博号称毒王，宇内无出其右，除了他旁人无能为力。”

“灰衣使者已身死大庾岭……”

“他的下落贫道不知其详，有关他的传闻大多是不可靠的，这人游踪天下，出没如神龙，可遇而不可求，贫道爱莫能助。”

“好，你这人倒还坦率。其二，令师兄必须供出主事人。”

“贫道可用迷魂大法将主事人找出来。”

“其三，在下要破他的气门，以免他借武功挟妖术为祸江湖。”

紫极笑道：“施主何必费神，贫道带他回小有凌虚之天，家师母将追究他投身白莲会习妖术的大罪，他这辈子根本就不可能重阳江湖为恶了。”

柏青山不再多说，挥手道：“在下答应你，他可以活，你回去取得口供，到客店换回他的本命元神。”

“施主明鉴，目下他远在开元寺，来回费时，元神归窍的期限，只剩下不到一个时辰……”

“那你就赶快些。”

“施主……”

柏青山将小刀与灵符取出，说道：“道长，在下能信任你么？”

“贫道尚祈施主信任。”

他将小刀与灵符递过，说道：“这是你所要的妖道的本命元神。”

老道将两瓶丹丸取出奉上道：“这是施主的九还丹与玉露灵芝散。”

“口供……”

“口供明晨贫道亲至客店面禀。”

“道长可以走了。”柏青山接下丹丸说。

“贫道告辞，明晨再见。”

经过众和尚的拦截，与紫极老道的纠缠，天色已是不早，已不宜再前往白云崇梵寺去探了，即使勉强前往，对方必定已有万全准备，很可能凶多吉少，不去也罢。他立即动身返回客店，悄然跳落

东院。

目光落在自己的窗口，突觉心潮汹涌，毛发悚立，心生警兆。

窗下，不是伏着一个黑影么？

“擒住他！”这是他的第一个念头。

相距在三丈外，窗下附近种了不少花草，可以说，方圆十丈的大院子，其实像是一座小型花园，何处伏了人，如不走近，不可能发现警兆的，能发觉窗下有人，他的目力与警觉心已是超人一等了。

他闪在一株花树下，思量片刻，终于决定暂时不必声张，先看看附近是否还有其他的刺客同伴再说。

怪！怎么黑影毫无动静？难道是死人不成？

他取出三颗豆粒，向伏在窗下的黑影打去。

“噗噗噗”三声轻响，三豆全中。

有泄气声传出，黑影逐缩小。

“好啊！原来是个皮人引媒，附近定然有人……”

他知道遇上了老贼，正在心中好笑，蓦地“嘭”一声响，火光乍现。

皮人爆炸了，火光熊熊，有不少铁片向四面飞射，有两片擦胁衣与顶门而过，呼啸声令人闻之心向下沉。

如果他刚才贸然冲上擒捉皮人，结局便不知如何了？

他毛骨悚然，向下一伏。

爆出的火花直飞出两丈外，墙壁上与花树附近全被波及，如果被沾上，不皮焦肉烂才怪。幸好这些火焰片刻即自行熄灭，并未引起火灾。

“咦！”东面有人叫，显然有人潜伏。

他等到火光熄灭，方长身而起道：“诸位，出来说话。”

西面花丛中站起一个黑影，嘿嘿怪笑道：“咱们碰上了老江湖，妙计落空。伙计们，现身了吧！”

四角共出现十六个人，同声叫道：“十面埋伏擒蛟龙。”

四周的瓦面也有二十人之多，也同声道：“天罗地网诛妖孽。”

他一声长笑，撤剑在手朗声道：“柏某有幸，能获群雄枉顾，深感荣幸。哈哈！在下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夺墓贼，到底是英雄还是鼠辈。有人敢通名号么？我，山东柏青山。”

没有人敢通名号，十六个人占住了四面八方，徐徐迫近。

他移出树下，笑道：“果然不错，一群不敢称名道姓，见不得人的鼠辈而已。倚众群殴，可证明你们并不是什么高手名宿，黑夜中你们绝难围住柏某，柏某可以保证你们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尸横五步，上啦！”

一声暴叱，四方有四个人疾冲而上，四剑齐聚，居然计算得十分准确，恰好四剑齐攻，不差分毫，手眼身法步无一不臻上乘，看出剑的声势便知是此道高手了。

剑啸刺耳，风雷殷殷，剑虹快速飞射，光芒急剧流转，人影乍合。

“铮铮……”剑鸣乍起。

人影倏止，剑虹乍敛，在四剑合击下，柏青山屹立如岳峙渊亭，一招“八方风雨”，便击破了对方的合击狠招“万流归宗”。

但他也感到真气翻涌，真力耗损至巨，昏眩感因真力急剧损耗而光临。

“啊……”右方的黑影狂叫着，突然扭转摔倒在地。

“嗯……”前方的人以手掩胸倒下了。

这瞬间，斜刺里飞来了一柄利斧，与一柄八角飞锤。

他看到了朦胧的飞来黑影，本能地一剑挥出，“铮”一声拨偏了利斧。

“噗”一声响，右肩背挨了一飞锤。他向前冲出两步，几乎栽倒。

昏眩感渐来渐猛，他的剑发出了可怕的震鸣。这时，如果有人接近，很可能同归于尽，更可能被他所乱剑分尸。

四面又出来了四条黑影，有人叫道：“咱们接着上，雷霆一击。”

先前未倒的两个黑影，瘸着腿徐徐后撤，让出空隙，一个叫道：

“他已受了伤，毙了他！”

四剑进入部位，行将进击。

蓦地，东面瓦顶上有人飞坠而下，三个人几乎同时跌落。接着，惨号声惊心动魄，西、北两面也有人接二连三飞坠而下。

四方瓦面共有二十人之多几乎在同一瞬间跌下了九个人。

来了三名不速之客，都是身材矮小的人，两人穿劲装，一人穿长袍，三人用的都是剑，分立三方嘿嘿怪笑。

东面瓦顶的长袍人站在檐上面，笑着以怪异的口音说：“三十六比一，成何体统？限你们立即离开，不然有死无生……呸！下去！”

原来一名黑影乘他说话分神的机会，突从侧方飞扑而上，剑化虹而至，来势汹汹。

长袍人上身后仰，一掌斜拨，相距八尺，扑来的黑影突然一顿，如被雷殛，然后一声惊叫，像飞鸟中箭翩然下坠，“嘭”一声攒倒在两丈下的树丛中，起不来了。

北面的不速之客也用怪异的嗓音说道：“给你们半支香时间，让你们救死扶伤。不走未离开的人，全得留下。”

留瓦面上的人纷纷骗然徐退，如见鬼魅。

“不许空手离开，带人走！”南面的不速之客沉喝。

不一会儿，已经走得干干净净。一个柏青山已难对付，后来的三个不速之客不但形成反包围而且在刹那间便放倒了十个人，比柏青山更可怕，更厉害，再不见机逃命，岂不太傻？只要有一个人心虚溜走，其他的人便斗志全消，纷纷带了受伤与被杀的人，溜之大吉。

柏青山倚树而立，耳听八方，神智并未昏迷，随时准备与接近的人作生死一搏。

人去院空，四面无人。

南、北两瓦面的不速之客，向长袍人举手示意，悄然撤走了。

长袍人飘然而下，向柏青山走去，剑已归鞘，举步从容。

柏青山眼前发晕,看不见人,但听觉极为灵敏,听到了脚步声传来的方向,剑尖移位,发出了阵阵龙吟。

长袍人一怔,在丈外止步,朗声道:“柏兄,咱们是朋友。”

他不动声色,准备雷霆一搏。他见过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经验告诉他,生死关头,不可信任别人。他看不见四周的变化,耳听的动静未可信赖。

长袍人踏出一步,柏青山的剑也指出了。

“柏兄,请收剑说话。”长袍人沉静地说。

他哼了一声,强提心神说:“不许任何人接近。”

“咱们是朋友。”

“此时此地,柏某没有朋友。”

“你……”

“退回去!”

长袍人不明白他何以表现得如此乖戾,叫道:“在下姓费名芳,刚才已将那群恶贼赶走了。”

“谢谢。”

“你怎样了?”费芳关心地问,重新举步走近。

“不许再进!退回去。”

“你……”

“再进一步,生死相拼,阁下援手之情,尽付流水。”

“请信任我,你……”

“目下柏某谁也不信任。”

“你……你是否受了伤?”费芳的嗓音在变。

“不要管我。”

“老天!你……你怎能拒绝别人相助的诚意?”

“柏某不是不知感恩的人,只是目……目下……”

他双脚一软,滑倒在树下。

费芳大惊,急急抢上。

他一声虎吼,奋余力一剑挥去。

“嗤”一声厉啸，剑尖拂过费芳的左腿外侧。费芳骤不及防，几乎挨了一剑，袍袂被划了一条缝，剑气直迫肌肤，令她大吃一惊，飞退丈外，毛骨悚然。

辟邪剑砍入树中，柏青山已陷入半昏迷境地。

“柏兄，你……你怎么了？”费芳惶然地追问。

柏青山已无法回答，像是僵了，但剑已拔出，谁也不知他是否仍能挥剑自卫，半躺在树干上虎目仍然瞪得大大地。

费芳惶乱地左右移动，进退迟疑，焦急地叫道：“柏兄，回答我，回答我……”

没有回答，他再急促地叫：“我不管，我要帮助你，你如何再动剑，我只好打昏你了。”

他一面说，一面将徐徐接近，将手伸出说道：“柏兄，你需要帮忙，请相信我，把剑交给我吧，我……”

他身形一闪，侧射丈外，然后以神奇的身法向后绕，无声无息如同鬼魅幻形，到了树后倏然伸手，便扣住了柏青山的右手脉门。

柏青山已神智昏迷，本能地左掌急伸，便扭转身躯抱住了费芳，发出一声兽性的咆哮，力道千钧，将费芳拖倒在地，抱得结结实实。

“哎……”费芳惊叫，伸左手便扣住了他的咽喉。但不知怎的，却又不忍下手，急叫道：“放手！放……你……”

他感到柏青山的力道突然消失，不由心中一震。

“柏兄……”他惊叫。

柏青山终于昏迷不醒，失去了知觉。

费芳挣脱了柏青山的手，一摸鼻息，惊叫道：“他已脱力昏迷，糟！”

救人要紧，他收了辟邪剑，将柏青山抱起，跳窗而入。掌起了灯，他发觉柏青山脸色苍白，呼吸不平静，手脚有轻微的痉挛。

“他受伤不轻，老天！”他惊叫，三不管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玉瓶，倒出一颗丹丸塞入柏青山的口中，一捏牙关，吹口气丹丸下喉，再